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我有幸混进大学，在周围人看来，俨然是一个人物。刘伯伯跟孩子们说，要像我那样用功。二女儿毛毛、小女儿五子见我就亲，只是大女儿刘莹比我小一岁，在读高中，见我待理不理。刘伯伯叫我给刘莹写信，鼓励她好好学习。我写信说大学是怎么的好，错过了非常可惜。还跑到书店，给她买复习资料。她来信说有帮助，老师也说到。

刘莹如愿考上一所医学院，在南京毕业实习时，我托她买一件滑雪衫，她买了一件海蓝色的，58块钱，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4块。毕业后，她被分到外地一所医院，恋爱，结婚，生子，日子平凡而多彩。多年后，我看到她的丈夫，也是一个医生，秀气，干练，亲和，有点像刘伯伯。

毛毛和五子没考上学，日子过得要颠簸些。毛毛嫁在家边，刚到中年，就患了癌症，折腾几年终于好了，但此后人也变得执念，日子过得十分辛苦。五子嫁到外地，生活将一个乖宝宝炼成了女强人，不管家里家外，都是独当一面的好手。她们常常去看我父母，跟子女一样不拘束。

春雷好像打过一次。大黄蜂一定在某个暖嫩的午后，伸个懒腰，爬到土壁的洞口，望望风，觉得还是有点冷，又缩回脖子，回去睡个回笼觉，也未可知；植物们可真的从蛰了一冬的梦里“惊”了，显得忙碌起来，发陈，出新绿，宛若新孵出的小黄鸡的毛茸茸的小嘴，啾啾啾啾，这儿那儿地叫着，那么娇弱生发，一种生命的欢欣与蓬勃，在人心里挣扎。

要下雨了，空气清冷得很，一切都罩在烟霭里，一切都茫茫苍苍，荫在薄雾里；一切都变了，变得阴郁起来。很多人带着孩子，到河边放风筝，天上，地上，到处是切切察察的人语，到处是幢幢的人影。

我独见两只水鸭，暇裕在水湄，听见人声，翅膀泼刺泼刺地拍打着初春的河水，拍不多远，又余到水里，屁股后面划出一个半圆，滟滟的发着光。微雨点点地飘下来，竹林里鸟鸣如繁密的雨声，却不见鸟影，大约因为下雨的缘故，很难觅到什么食物，都提早归窠了。

路边，石岩下，豌豆抽出了长须，开着乳白和大红的花儿，像一只只蝴蝶

我知道的黄裳先生首先是一位藏书家。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对藏书的典籍、人事，比较留心注意，虽然我素无此爱好，且经济窘迫，闲暇时间亦少，但私下却有个衷心，想看一下中国文化遗产的源流，以及在其间公私藏书所付出的艰辛。“五四”以降，真正富有藏书，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且能发几句精辟深刻议论的，其实并不太多。除郑振铎、阿英诸人之外，黄裳先生无论如何都是其中一位。

黄裳先生的书，我手头有三种：开明版的《旧戏新谈》、上海古籍版的《榆下杂说》以及齐鲁书社的《清代版刻一隅》。这几种书，单是封面就足以使人赏心悦目了。《旧戏新谈》的封面是红木家具，外面用栏杆围着。尽管家具厚实凝重，却很给人一种人生大舞台，舞台小人生，繁华落尽总是空的感觉。《榆下杂说》则以淡青灰为底色，黑宋体字标书名，旁有一件秦汉青铜器的图饰，既素朴又典雅，如同一位古装

两代情谊(下)

问题是出在麻子身上。麻子婚后，夫妻一直不和，只好离婚，唯一的男孩被判给女方。刘伯伯爱子心切，撂下狠话，大不了我再辛苦几年，给麻子再娶一个。于是攒钱，再攒钱，竟给麻子张罗了一个媳妇，又生了女儿。然而，离婚在农村是不光彩的事，又因为毛毛嫁的是麻子前妻的亲戚，为此毛毛饱受责难，甚至被毒打，久而久之竟演变为食道癌。

再后来，麻子与前妻生的儿子考到安庆一中。生活终于有了曙光，麻子做事的劲头更足了，每年都种20多亩地，以致拖垮了身体，肝炎复发，旋即转为重症。可能是太疼了，刘伯伯又逼得紧，他同意上医院，但条件是到他姐的医院，要省钱一些。

在医院住了几天，他打电话给刘伯伯，说自己很好，请父母放心。那天，正好有同学到刘伯伯家看麻子，也接过电话说话。麻子叫同学支开父母，说，我这次可能过不去了，请你们

以后多看看我的父母和孩子。刘伯伯老两口知道不妙，折身转回来，一下子全闯上了，三个人于是抱着电话一顿痛哭。没过几分钟，麻子对姐姐说，我不行了。就死在姐姐的怀里。

麻子去世后，我特别自责，你这个所谓的大哥，怎么麻子托孤没想到你？自那时候起，我心怀愧疚，多次去刘伯伯家。有一次，我硬塞了点钱给老人。几天后，他特意来我家还伞，回去的路上打电话给我父亲说，伞把里还塞有一千块钱。

麻子去世后，妻子改嫁，女儿就丢给了刘伯伯。或许是吃苦多，孩子特听话，也特懂事，后来上大学，读研，又跟一个铜陵小伙儿好上了，两人是同学关系。他们就业时，我在其中做过一些穿梭工作，如今二人都是公办教师。后来结婚，刘伯伯非要我做主媒，一应婚事由我做主，有托孤的意思。我觉得事不宜迟，快刀斩乱麻，抓紧把孩子们的婚事办了。才半年，刘伯伯也走了。

疫情刚放开时，那女孩怀孕了，但还想着我备设备药。她送药给我，站在上风口，递过药，赶忙用酒精擦手。那一刻我是特别快慰的。

那盆黄色的碗莲。

父亲去世后，碗莲也莫名死了。

后来我要是买花，就去他家，这样得到的好处是，可以比在街上要便宜一些，他也变得比街上比较好说话，重要的是，可以顺手牵羊找他要一些。这时他倒显得很大方，只要家里分科多，又没有上盆的，都会白送。但是，当季的，等着要开的，看出你真心想要的，他丝毫不肯让价。他这样分别对待，害得我花了不少钱，买回一些异域的名贵花，那些一听名字就放不下的花：珊瑚花，令箭荷花，蛋黄花……

也确实买过到现在也不后悔的花，虽然王老头要了我不少钱，比如那盆万年青，如今我繁殖了很多盆，送了不少朋友。

这些年，街上再看不到他买花的身影，自然也听不到不变的“四时鲜花，欢迎选购”的叫卖声，他老了，老得腿走不动路了，老得不大认人了。

明天决计去王老头家买花……

我全个的身心顿觉轻妙起来，橐橐地走在疏影横斜的竹林小路上，在淡漠清冷的路灯底下，在飘着雨霏的初春的夜。

惊蛰韶光

蝶驻在绿叶上，拍开了翅膀，窸窣作声，上面的毛细血管灼然可辨。

蚕豆花的翅膀下面，瞪着黑色的独眼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开得过于繁盛，黄澄澄的，像铺了一地的金砖……

花，哦，是的，决计明天到王老头家买花去。

从天宁寨下去，穿过公安巷，走不多远，就到了自来水公司，隔一条路，院墙上纷披细细绿叶，开着一房一房红的蔷薇，就是王老头的家。

有好多年了罢。父亲过世前最后一次住院，我看了他出来，在巷口听见有人叫卖：四时鲜花，欢迎选购。三轮车上一个老头，脸蹙得像风干的柑橘皮，坐在一堆参差的绿里，面前一盆黄色的碗莲，阳光下正在殷殷地盛开……

我上去还价，怎么也讲不下来，老头精明得很，看出我是真心想要；我也看出他的心思，赌气转身。随后几天，我就后悔，在街上，追着他的声音，找

◇节气录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，中学教师，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◇两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书读黄裳

仕女。而《清代版刻一隅》的封面亦厚重古朴，流露出一派静雅清纯之气。

黄裳先生曾说：“我一直梦想能读到一种详尽而有好见解的读书记，除了介绍作者的身世，撰作的时代背景，书籍本身的得失、优点和缺点之外，还能记下版刻源流、流传端绪，旁及纸墨雕工，能使读者恍如面对原书，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书趣。”他的这种思想，在这本《清代版刻一隅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是书记他经目所见的清代书籍之佳者，除了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、事略、情致、意境之外，于板刻、字体、纸张墨彩以及行距排版之类，目力所及，无微不至。按照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的古法，我最为看重的是《清代版刻一隅》图文并茂的方式。历史学界有“左图右史”的传统，《清代版刻一

隅》就颇得文化的古风，上页为抉隐发微之文，下页即为影印的该书的部分内容，这无疑留存书籍最感性的直观资料。而当今出版的书话一类的书籍，在这方面大多有所忽略，其实，类似的图文呼应乃书话编辑的传统，有文无图终存一憾。

而黄裳先生的《榆下杂说》则使我领悟到，书话既非书评，亦非考证文字，更不是资料堆积，甚至也不是回忆读书生涯，教人读书方法，推荐必读书目的宏文高论。书话是关于书的形态、书的命运、书的传播的美文佳构，是关于书与人、书与书、书与社会、书与文化的短小篇什。至于《旧戏新谈》，我是把它作为一部立意深沉、笔锋流转、文字清新然而却让人悟得明白的杰出的政论来读的。

晚唐诗人皮日休说：“惟书有色，艳比西子。”的确，一本装帧和内容都好的书，是会令人终日“相看两不厌”的。感谢黄裳先生。